

村殊可过

顾亚萍

莼湖街道有个舍辋村,位于莼湖至城区快速通道旁。据记载,舍辋村早在南宋时就已经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山村,并且在周边农村中具有相当高的名望。王氏始迁祖南宋时从琅琊来明州任刺史,占籍箭岭村。其后裔孙昌四,来舍辋烧炭,行至云盖岭,映入眼帘的是群峰连绵,巍峨的雨施山气势峻拔,山高景胜,两山相夹之间,潺潺溪水一路流淌到东海,而临山隘处又有一宜居福地,于是昌四确信此地是发族之处,便卜筑于此。发族以来,王氏在此繁衍子嗣,以农耕为业,族中时有优秀人才建功立业。至今,王氏、周氏等后族百姓安居乐业。

说到舍辋村名的来历,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在南宋时期,该村位于莼湖至尚田的主要交通要道,凡是冷西方向来的人都对舍辋村有一种特殊的感觉,“逾云盖岭,沿涧东趣,两山夹峙,路随山转,崎嶇隘狭,抵其境,则豁然开朗,峰排青而泉流冽,桑柘成蹊,田畴环宅,不知蓝桥辋谷,诚复何如。”蓝桥辋谷是指唐代王维在蓝田县宋之问辋川山庄的基础上营建的园林别墅(今已湮没)。由此可见,舍辋村在南宋时期,既是一个交通要塞,又是一个景色相当秀丽,是路人、富商、文豪的集聚之地,可想而知,

当时的房舍楼宇,堪比蓝桥辋谷,故以舍辋而名之。第二种说法,在明末清初,当时的抗清名将张苍水统兵曾踞悬山岛海上要塞,为保护当地老百姓不受外来侵略,曾率部驱车至村,即见山道崎岖,车不能行,便下令舍弃车辆,用马驮物,舍辋村由此得名。第三种说法源于当地的方言,由于莼湖古时海离大同山很近,现在的吴家埠村是一个船坞埠头,而渔民在岸边找不到好的网地,便选择了舍辋村作为晒网场,由于晒网和“舍辋”两字谐音,故沿袭至今。此三种说法,只有第一种有史书记载,“其将王氏发祥以后所称坎,抑古之遗名然耶。”

舍辋村,“云峰咫尺古禅关,峰自向人云自闲。莫道闲云不成雨,飞飞偏上雨施山。”一首佚名的《古寺看云》是形象的写照。

我是在冬日梅花盛开的时候,由一条自西向东清冽的舍辋溪沿着进入舍辋的。舍辋谓之百花村,有诗描绘它的春景是:“日长篱落无人过,闲看蜻蜓蝴蝶飞。”“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夏日的它,是“入眼青山多锦绣,含情绿水势绵延。”秋获时,是“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最是那一阵东风,“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古人爱踏雪寻梅,王安石在《梅花》中写道:“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雪后的一枝白梅被湮于雪中,它没有红梅的色彩,与白茫茫的白

雪混在一起,却不难被细心的诗人发觉。这才有了“梅花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的千古佳句。宋时卢钺说:“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日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作十分春。”其实,没有雪的照拂,舍辋的白梅照样渲染成诗。

舍辋种植最多的是白梅,也有几树红梅镶嵌在白梅的主页里。田间村舍,它是妆成独立的一树树银花;舍辋水库大坝下,它铺张成十里香雪海;到南岙村的道路两旁,更是浩浩荡荡,铺天盖地成一条十里银河。人行其中,与梅成画,有清风拂来,淡淡地输送一段暗香,直教人在这里吟诗唱和。

盛唐诗人和画家王维,少年得志,中年寄情山水,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句,他的水墨山水画,苏东坡称其“画中有诗”。晚年时,王维时常隐居在蓝田辋川别业。辋川别业是在辋川山谷(今陕西省蓝田县西南10余公里处)在宋之问辋川山庄的基础上营建的园林,这是一片拥有林泉之胜、因地而建的天然园林。辋川是他生前的灵魂所系之地,在这里他与好友裴迪留下了《辋川集》二十首。在那首著名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中,王维写下了那些他生命中最美好的句子:“当待春中,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轻赪出水,白鸥矫翼,露湿青皋,麦陇朝雊,斯之不远,倘能从我游乎?”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把辋川别业捐给了佛寺,死后葬于辋川以西,他把这些美

好永久地留在了辋川。

辋川别业是营建在具山林湖水之胜的天然山谷区,因植物和山川泉石所形成的景物题名,使山貌、水态、林姿的美更加集中地突出地表现出来,仅在可歇处、可观处、可借景处,相地面筑宇屋亭馆,创作成既富自然之趣,又有诗情画意的自然园林。雨施山东南麓的舍辋村,与辋川别业一样,同样拥有山林湖水之胜的天然山谷,她背靠龙灯会山、面朝天灯山,群山环抱之中的满目苍翠,是近万亩的山林和近千亩的耕地,舍辋水库与南岙岭之水在村内汇合,经过镇区流入象山港。水库周边山清水秀,环境优美,成了城乡居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我站在舍辋水库大坝上,环视四周,近处是青青的山、蓝蓝的水,脚下是一批粉白的梅,一条弯弯的小路延伸到村落,古老的村落倚溪而建,溪里的汀石上有妇人们浣洗,一座南北向的单拱石桥横跨在宽阔的舍辋溪上,桥边建有“虫二亭”,亭上面溪一副对联“白云深处倦桃,桃花源里人家”说出了舍辋的风月无边。那桥两边墨绿的老樟树、清冽的舍辋溪与干净整洁的村落,像是泼墨成的一幅淡淡的画,她是秀丽宁静的,就像是诗人笔下的辋川别业,也像是画家眼里的梦里水乡。

青山绿水有诗意。正值舍辋白梅盛放时,我套用一下王维的散文《山中与裴秀才迪书》来赞扬舍辋春景:近孟春上,景气渐融,故村殊可过。

骆驼去了哪里

南慕容

那天和女儿一起看十年前的照片,她指着其中一张,问我:“骆驼后来去了哪里?”

骆驼去了哪里?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骆驼来的时候,金色的阳光像一张燃烧的帆,天边掀起了漫漫黄沙。然后就听见那清脆悦耳的铃铛声,穿过青瓦的迷阵和雕窗的风景。一只骆驼,摇晃着羊皮的水囊,仿佛是从远古大漠里蹿来的庞然大物。

骆驼来到小镇的时候,小镇正陷入阳光的流沙。这不是海市蜃楼里的风景,一对来自边疆地区的夫妇,以拍照为业,驱赶着一只作为摄影道具的骆驼,走过了小桥流水人家,走过红牙拍板的江南市井。典雅韵致的江南小镇,几曾见过这样庞大的事物?当骆驼缓缓地穿过集市、街道,那些穿街过巷的手艺人,纷纷停下了脚步,注目是一种高贵的礼遇。骆驼的身后,总是会跟着一群小孩。它匍匐下来,把小镇的孩子们——驮在背上,留下珍贵的合影。

这是一只双峰骆驼,金色的毛发、铿锵的四蹄,江南的风是柔弱的,拂在它长长的鬃毛上,却没有塑造出那只有在莽莽大漠戈壁才有的迎风啸傲的形象。

你看到那长长的睫毛了吗?你看到它眼眶中的泪水了吗?那是它身体里蓄积的盐。小小的你弯腰摸着它的心跳,它把你金色的童年驮在双峰之间。在它的双峰之间是镶嵌着金边的红色铜缎,像一片天边的彤云。你就坐在云端上向我挥舞双手。

你曾在动物园里见过这种温驯、忍耐的草食动物,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骑在它的背上,是不是比骑在我的脖子上还要高、还要刺激?你的目光兴奋地越过我,越过了白墙黛瓦的小镇,越过了烟水茫茫的江南,你一定看见了什么。

在你的眼中藏着多少未知的世界?但现在你眺望的是灿若锦的天边,骆驼一路走来的方向。

再拍一张吧,我让你戴上白色旅游帽,挎上水壶,新买的望远镜刚好派上用场。我让你做个小向导,勒住皮制的缰绳,带领我穿过时间的沙漠,抵达生命的绿洲。骆驼仿佛有了感应,从它深广的喉咙里传来一声雄浑苍凉的呜咽。镜头定格的时候,也

就意味着你和骆驼的离别。

这是十年前的小镇,流水潺湲,时光恍惚。以后再没有见过流浪的骆驼,再没有见过这一对从边疆来的以拍照为业的夫妻。

在你离开骆驼之前,你稚嫩的小手放了一把干草在它的嘴里,它匍匐下来,咀嚼着你的善良和天真。主人从它身上的背囊里,取干粮和水。

简单地饱食一餐,男主人摇了摇铃铛,拍了拍身上的风尘,骆驼从你依依不舍的眼神中起身。谋生是一件艰辛的事,他们将上路,摇动风餐露宿的驼铃,一只孤单的骆驼,一对同样孤单的夫妻,像流浪的吉普赛人,走过了江南烟水路,走过了漫漫征程,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故乡——黄沙蔽日中瓜果香甜的金色歌谣的住址?

就让它带着你的幻想和童真上路吧,谁说成长是缓慢的事物,十年只是一瞬,骆驼离开小镇,也不过是刹那之前的光阴。

就像你,现在还会不会怀念你的童年,还不知道有时候岁月就像一只温驯的骆驼,因为缓慢,你意识不到它的流逝,不知不觉间,骆驼已经走出了很远。它将带走你的童年,以后还将带走你的青春。当你成长的时候,你会懂得许多,那么它又将带来磅礴的伤感。

现在让豆蔻年华的你看看这张旧照片,你问:“骆驼去了哪里?”

我不能回答你。我只知道骆驼走的时候,用羊皮水囊装走了小桥流水,摘下了白塔上的风铃,顺便取走了窗台上唯一的一盆仙人掌。它走的时候,鲜花败给了荆棘,一只蝴蝶丢失在驼峰航线上,青石板上滚过沙尘暴。

它走之后,我再一次匍匐下来,让你像个向导骑在我背上。

骆驼离开了,也许走在故乡的路上,也许永远回不了故乡。时光汹涌,我们还要山一程水一程地向前走。现在,亲爱的小向导,请告诉我你要带我去哪里?

请继续在我的眼眶中取水,这是你的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翻过这个沙丘,你会看见海市蜃楼。而夜晚,探险的月牙掉进井里,街道隐藏着城堡的废墟。

山家美味

陈亚青

春风春雨,和风细雨。雨后的春笋像一群跃出水面打着跳的鱼儿,为我们送来餐桌上的丰盛,也挑逗着我们的垂涎之意。挖笋、剥笋、烧笋,对竹笋的处置,着实忙坏了一家人。男人们肩扛手挽,不断地往家里运,堆得竹笋像小山。妇女们围着灶台转,用枯竹叶点火,用竹火管吹风。灶膛里伸出了火的长舌头,焗得她们满脸通红,平时爱照镜子爱干净的她,这时候已顾不上自己变成了大花脸。油焖笋,肉煮笋,雪菜笋,咸笋,笋丝梅干菜……她们大显身手,用厨艺的智慧,召唤着家里的亲人。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这人间烟火味,我们在回家吃饭的路上,脚步欢快得如一阵风。

咸肉煮毛笋,是现烧现吃的首选。经过春节的贴膘,人们的肚皮里油水多,一段时间,嘴巴也刁钻起来,嫌肥腻甜的,似乎把春节里腌制的猪肉给遗忘了,但当三四月份的春笋一上市,人们就自然而然地惦记起来。腌得咸渍渍的猪肉,如果用来炖鸡蛋,有点偏咸,若用来炒青菜,咸味仍锁住在肉中,青菜得不到咸肉的益处,要是用来烤毛笋,那才是恰到好处。先在滚开的水中焯一下毛笋片,再把切成薄片的咸肉放入到铁锅中一起烧,转用文火炖,在锅中的咸肉,慢慢析出了盐分和鲜味,与熟透了的毛笋,荤味素味甚是相投,且咸肉消除了竹笋过喉时的一种异味,经水煮后咸淡适中。开席时,一大盆热气腾腾的咸肉笋,放在了餐桌上的正当中,吊着一家人的胃口。这时候,摆在周围的蔬菜,只能是陪衬,接受着暂时被冷落冷落的场面。

黄泥拱笋,是竹笋里的骄子,无论你怎么烧都好吃。不知情的外地人,还以为是一位烹饪高手在掌勺。他们哪里会知道,其实是这道菜肴的食材用得妙。黄泥拱笋,笋壳就像小鸡仔的绒毛,黄澄澄的,笋尖上的几片嫩叶,也是鹅黄色的。娇嫩的模样,是它藏在黄泥山的泥土中,还未直面过春风春雨洗礼的缘故。也许得益于此,它的肉质口感极佳,爽脆甘甜,原汁原味也可口,尤其适合做红烧笋吃。热油冒着青烟,快速翻炒竹笋片,待到竹笋出水后,放点酱油煮,半小时后,收汁成了出色可餐的酱油笋。人们为了舌尖上的美味,如果愿意下血本,那就排骨烧笋,平常很少这样破费地



吃。笋肉在热锅里炒变了色,再放入两根买来的排骨,加开水在锅中煮,排骨烧熟了,撒一撮盐,一大盆烫手的竹笋,随即出锅上桌。这餐饭,我们会刻意地多盛些,然后各自吃着碗里的笋,眼睛却盯着盆里的,舔舌咂嘴的,美美地饱餐了一顿,很是解馋。

咸笋是餐桌上的长羹。剥去笋壳,每株笋肉对半切开,在咸缸缸里舀来几碗咸卤,撒上几大把盐,在大铁锅里用柴火烤上几日几夜,雪白的竹笋,在锅里连续加热,使得它从里到外都变得黑不溜秋,成了盐花蒙面的“笏板笋”。“笏板笋”用瓮储藏,一层一层地叠加,掀得结实实,盖上笋壳箍紧封口,放在阴凉通风处,随吃随取,可以切细放汤吃,可以撕成细丝浇点麻油凉拌吃,如果不介意是否斯文,那就整块摊来咬着吃。人们大汗淋漓地劳作了一天,肚皮又饿得慌,米饭就着咸笋下了肚,山里人叫塞饭钵柱一样,揉着肚皮打个饱嗝,那才叫吃得心满意足。于是,方在还像霜打茄子的样子,一顿饭的功夫,满血复活,又有了使不完的后劲,“吃饱了!”就连说话的声音,也响亮了许多。偶尔山家有喜,满汉全席,人们也趁机胡吃海喝,当大餐快接近尾声,少不了来一块咸笋剥笋。咸笋在我们餐桌上的位置,就像压轴戏一样持重。

旺季的笋,来不及精工细作,人们就把它晒成笋干。虽然晒笋干的步骤相对简单,晒成的笋干却是百搭,能做五花八门的家常菜。沿纤维的方向,把鲜笋切成条形,略略水煮后,趁火辣辣的太阳晒干水分,

密封地包裹起来,待到悠闲的时候,再慢慢地去寻思琢磨它的烧法。笋干鸟烧,笋干烤墨鱼,笋干三丁酱……有了笋干变出的花样菜,就可以有滋有味地过新年,也能体体面面地招待尊贵的客人。就拿笋干烧肉来说,用柴火烧了足足有半天时间,肉中有笋味,笋中有肉味,冒着缕缕热气,即使是饥肠辘辘,也舍不得一口吞下,先小咬一口,细细嚼,慢慢咽,那笋香肉味,咽着口水也能扒拉下半碗米饭。尤其是吃得残羹剩饭的时候,那碗底里的汤汁与饭,是味觉中的绝配,小孩子们总是抢着吃,抢到手后,快速地把几口米饭刮到里面,像猫拌饭一样,绝不浪费一粒米饭,最后只剩下一只干净如洗的光碗。做三丁酱,泡发笋干,浸泡干蚕豆,然后切成小方块,加上酱色的香干,闷在锅中突突地滚,充分入味后,一盘素三丁,很适宜早餐时空空的肠胃。若逢年过节,厨房的巧妇们,在素三丁的材料中,加点鸡血、鸡脯肉、鸡肠、鸡杂什么的,做成一大罐鸡馅,冷却后打着冻,那味道可与白斩鸡肉来媲美。

晒笋丝梅干菜,也是一个细心活,挑竹笋的嫩头,笋嫩头切成小丁,切细咸渍,在八尺镬里烧滚烧透,起锅后薄薄地摊在篾席上,在骄阳低下曝晒。日过晌午后,拿双筷子像耙地一样划,这样把梅干菜翻个面再晒,反反复复,直晒到它骨脆筋酥。笋丝梅干菜的吃法人们几乎不用化心思,如放在饭钵里干蒸,顶上几块肥肉片做浇头,或滴几滴菜油,浸了油的笋丝梅干菜,加上蒸饭

的水汽,软硬适中,油光锃亮,也是一道大众喜欢的下饭菜。笋丝梅干菜还可以炖汤,随手捞一把,兑上一碗水,在烧饭时,放在饭架上,当饭熟时,梅干菜汤的底料也成了,把火热的熟土豆剥皮捏碎扔在汤里一拌,就成为一碗清爽可口的干菜汤。

记得在改革开放初期,竹笋还为家乡人民抢占了出口的先机。当时的奉化县食品厂,生产一道远近闻名的菜——回锅肉,虽然名称是肉,但回锅肉用的食材,实则是竹笋占了大半壁江山。笋片加上猪肉、豆瓣酱、辣油,独特的配方和工序,色香味俱全,这种味觉上诱惑,简直有无法抗拒的魔力。因此,回锅肉也被厨师们用来提味提鲜,如回锅肉炒年糕,回锅肉炒大蒜等,搭配上它,炒年糕白里透红,炒大蒜红里滴翠,真正是回味无穷。那时候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上的货物没像现在这样充沛,只有当出口转内销时,回锅肉才能让人尝一口,奉化人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若是外地来的食客碰巧有福,之后又有“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火寒”的交通不便,那只能是“相思枫叶丹”了。

也许是清纯至味,不腥不腻,令人百吃不厌,竹笋就这样悄悄地占据了我们的味觉高地。这其中,有柴火、瓦灶、铁锅烹饪的无可替代。当然,我们的味觉贪婪,还带有山里人的一种情结,近似于偏爱固执在里面。竹笋的山家味,陪伴了少年时的我们,并带着光阴里的故事,珠联起了生活中的美好与温馨。每当春笋在竹林里冒尖,一缕缠绵的乡愁,就这样油然而生。

雪竇山

文艺季刊

2022年春季刊要目

小说绿地	魂书……………夜森	布袋的容量……………蒋静波
散文长廊	乡土	怀着乡愁的鱼……………陈峰
		堂前逸事……………沈永明
		鸡笼岩的记忆……………王海波
		乡村趣事……………陈大甫
		我家自行车的美好年代……………俞赞江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李则琴
		打开封冻的往事……………王天苍
		我的父亲……………陈亚青
		印象
		匠人记……………虞燕
		故乡人我梦……………裘七曜
		四明山的女人……………陈旭波
		碾米记……………陈江波
		行吟
		登山三题……………原杰
		寺院札记……………毛昕怡
新诗时空	仰泳的少年(组诗)……………南慕容	多风之秋(组诗)……………陈礼明
		那个让自己开花的人(组诗)……………汪知羞
		雨夹雪(组诗)……………高鹏程
联盟采风	联大遗风……………岑昊卿	教室居高处……………黄与诗
阅读书屋	一条名叫慕白的河流……………高鹏程	品读《一个人的奔跑》……………洪珏慧

主办单位:宁波市奉化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地址:奉化区大成东路1278号 邮编:315500
投稿邮箱:xuedoushan@sina.cn
电话:0574-88502656